

◎人生感悟

天寒岁暮又一年

起始于立春,终结于大寒。大寒作为最后一个节气,不仅代表着一个季节的结束,更代表着一整年的落窠。

大寒有三候,一候鸡始乳;二候征鸟厉疾;三候水泽腹坚。三候过后,一年时光如沙漏,染霜的光阴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回转。

按道理讲,“寒气之逆极,故谓大寒”,可连日的回暖,将冬日的寒意消减了几分。正午时,有了暖阳的加持,恍惚都能触摸到了早春的和煦。一厢情愿的认为,是旧历新年即将开启的热闹,冲淡了北方朔风的凛冽。

鲁迅说,“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”。确实,一进入腊月,有意无意间,人们对于日子的称谓,习惯会从公历转换成了农历。腊月初一、腊月初二……再往后就是腊月二十三、腊月二十四,直至除夕。每数一日,节日的氛围就加深一层。

节气越深,年味愈重。街上流动商贩推着平板车,售卖的商品换成了麻糖和果脯;日常买菜的街角则多了烤红薯和糖葫芦的固定摊位。这些甜食,应季而生。给日渐喜庆的日子,再增添一份甜意。

今年大寒遇到腊八,早早备上八样米品,回家熬一碗稠粥;泡一瓶腊八蒜,放在窗台,等待着牙白的蒜瓣变成翠色。操办着忙碌的琐事,新年的气象就一点点显现了出来。难怪老话说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

牛年是自己的本命年,按照口耳相传的习俗,大概是要穿戴些红的。虽不喜怪力乱神,也觉得颜色俗气。可总有上心的友人死党,送些沾红的物件衣物。嘻嘻哈哈间笑纳,用或不用、穿或不穿,已是后话,但还要珍重收藏起这份情谊。江湖路远,能遇二三知己不容易。

采购年货已然提上日程。精明的商家自然免不了将印有自家标识的对联作为添头附赠。不必打开包装,也能猜出对联少不了增寿添财的字眼。看似烂俗,也谈不上对仗工整,但却是当下寻常人家最接地气的祈愿。

或许,正是这些不断叠加的细微烟火,年深日久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,让本是最为枯寂的节气,变得隆重起来。

关于过年,小时候并无欣喜的感觉。大概是性格使然,生性叛逆,打小不爱那份繁文缛节。因为每到这段时节,总是不得不跟随在父母身后,走亲望友、客套寒暄,然后说出提前演练好的吉祥话,换来的压岁钱,并不曾真正属于自己。

因此,年岁稍大一些,过年期间常常在网吧一泡就是一天,一方面还是爱玩的年纪,一方面也是带了几分叛逆。短暂逃离家人的耳提面命,在少不更事的岁月中代表的

就是成就感。

只是随着人近中年,已为人父。而身边曾经呵护过自己的长辈渐次离去,方才蓦然惊觉,这些传承了千年而不衰的礼仪背后,深藏着浓厚的情谊。而这些看似循规蹈矩的习俗,也总会在某个节点,格外留意并关注。

如今,我也会应景教着孩子和节日民俗有关的民谚儿歌;陪着他一人一句念着“云对雨、雪对风,晚照对晴空”的声律启蒙。埋藏下属于他的文化密码,等待他真正懂得了解的那一天。

有时,看着孩子或满脸认真或皱眉不情愿的表情,眉眼间,好似自己穿越时光的投影,勾连起太多往事。这些存于尘世的吉光片羽,与光阴同行,被搓捻成一根无形的丝线,连接着过去,指引着未来。传承之间,不过寻常烟火。

今日,照例加班晚归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夜晚寒寂、小巷空旷。下弦月光素净如青瓷,俯瞰着整座城市间的万家灯火。但我知道,眼前楼宇间如繁星般的簇簇光晕,有一盏是为我而明。

“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”一年时间又这样繁忙而过去了。 文/张 超

◎一寸芳草

日出之地

最近,朋友到呼和浩特出差,给我带回三本书,《惊叻罗布泊》《大戈壁》《寻谜彭加木》,皆出自探险家唐守业之手。《惊叻罗布泊》一书所描写的就是唐守业在1999年12月11日至22日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时的所见所闻。

看到罗布泊三个字,我的兴趣陡然增加。我一直都对罗布泊十分感兴趣,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“生命禁区”“死亡之海”和“魔鬼之湖”之称,也不仅仅因为科学家彭加木和探险家余纯顺曾在那里遇难,更因为在它的周围,散落着许多璀璨的文明,例如西域三十六国里的楼兰、若羌、且末、小宛、戎庐、尉犁、危须等,它们遍布浩瀚沙漠,肩并着肩、手挽着手,站在风沙的最前沿,默默诉说着沉寂了千年的故事。

我曾读过一本书,书中对生活 在罗布泊附近的罗布人的生活状态和习俗进行了细致的描写,尤其对他们那种偏安一隅、与世无争的精神追求进行了详细阐述。他们倔强朴实、勇敢善良,居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,“不种五谷,不知游牧,以鱼为食。织野麻为衣,取天鹅绒为裘,卧藉水禽之翼”。阅读过程中,敬佩之余难免惊叹,当今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人存在,他们固执地延续着本民族的文明,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苦苦挣扎,但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,他们是死了也不曾倒下的民族。掩卷之后,我仍长时间回想起书中所描写的内容,久久不能忘怀。

唐守业说,几进罗布泊,他学会了战胜自我,也学会了肯定自我,人生的最高目标要用拼搏和奋斗来实现,在此过程中,既要相信自己,也要全力以赴,更要学会为别人鼓掌,高尚的人格、坚韧的品格和开阔的胸襟会为人生的每一步树立风向标。

唐守业在书中对于日出的描写我至今记忆犹新,探险队一行人在罗布泊附近度过了惊魂一夜,天亮后钻出帐篷,发现东边已经有日出的微弱光亮了,因为这份光亮,前一夜浓重的黑暗所带来的恐惧烟消云散,他们重新收拾装备,继续踏上了茫茫探险之路。那一刻,唐守业才真正感受到了罗布泊的魅力,仅仅是司空见惯的日出就能使走进这里的人产生恍如隔世、宛若新生的感觉,等真正了解了那些掩埋在黄沙下的文明,又该是怎样的大彻大悟呢?

我是真正在戈壁生活过的,完全了解戈壁上黑夜与白天的强烈反差。戈壁的夜色极其厚重,方圆几十公里内都没有任何光源,天上星星月亮的光亮并不能将戈壁照亮,那种黑仿佛是笼罩在盲人眼前的黑布,怎么揭都揭不开。胆小的人处在那种环境中,真会有毛骨悚然、胆战心惊的感觉。然而太阳升起后天光大亮,黑夜里的一切恐惧都消散得一千二净,戈壁又重新变得广袤无边起来。事实上,与其说人们害怕的是戈壁的夜色,不如说是对未知的恐惧,而探险、徒步以及沙盘的本质就是要挑战人们的内心,消除恐惧。

至此,我相信唐守业是一个内心纯净的人,关于彭加木的失踪原因,多年来外界猜测不断,很多人都当它是一件尘封的旧闻,提起时只摇摇头表示惋惜,但唐守业一直在追寻彭加木的踪迹,他领略过了罗布泊的可怖之处,却仍相信世间会有奇迹存在,赤子之心让我动容。时至今日,唐守业的探寻之路也没有走到尽头,但我相信,他终有一天会走到他所追求的日出之地。

文/李 娜

◎寻味日志

食羊鲜

生在内陆水边,以烹湖鲜为日常。常言道,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日常餐桌是以猪肉为主,牛羊肉为辅。作为非产羊区,过去印象中羊肉珍贵,多在春节前,从外地捎个羊腿,为春节家宴上添上一道主菜。

初去广州与友人食档小坐,上了一份羊腩煲。揭盖,沙煲油润高温,块状羊肉混着酱汁,入口唇齿留香。好奇南粤擅海鲜,羊肉莫非从北来?友人说,这家羊腩煲在这一带很有名,食材取自海南东山羊。东山羊生于海南万宁,多为黑褐二色山羊。后来驱车湛江,沿途多有东山羊、文昌鸡招牌,都是海南特产,也成为食粤菜一味。

跨地安徽,以长江和淮河为分

水岭。皖北皖中皖南三地语言、生活习惯大相径庭。尤其从合肥往北,多以面食为主。与皖南细腻温婉相比,皖北风土人情多了几分粗犷。一次与友人驱车皖北临涣古镇,去老茶馆摄影采风,其间住在镇上老街。临晚寻食,见一馆前挂满新鲜牛羊肉,食客人气旺。一口起灶大锅,热气腾腾。落座不多时,一海碗羊杂汤上桌,奶白汤底,撒了香菜,桌中大碟堆满煎饼与干切羊肉。捧着粗瓷碗,倒盏地产白酒。感觉皖北雄浑底气非得从羊汤与酒水中爆发开来。

有人不喜欢羊肉,多为抵御不了膻气。有次去山东沂蒙山里,赶着时间早,停在山里路口。早餐无可选择,小米粥、羊肉包外加一棵大葱在手。羊肉包子一口咬下去,那浓烈膻气要靠大葱来解压。后来去河北,入夜抵达目的地,随意找个旅馆居住。棉被头有着浓重的膻气,只能掩自己棉衣。那一夜梦见自己变成羊馆,坐在阳光下,与羊群为伴。

食羊鲜在内蒙古地区,与呼和浩特友人论起羊味,她不禁侃侃而谈。羊肉是否好吃在于其独特地域,最能体现优质羊肉风味的烹饪方式即以清水炖煮,除了盐葱,不多加香辛调料。在南方非产羊区,常见羊肉烹饪方式多为黄焖红烧,加上姜蒜、八角、辣椒、料酒、花椒等调料,显然是依靠重料掩盖羊肉膻味。食求自然,在内蒙古地区,清水炖煮的手把肉是最常见吃法。但有些地方肉质膻味重就不适合清炖。无论南北食客,应该都不喜欢膻味。清炖考验着一地羊肉质感。

听友人一席谈,看到友人发来亲朋好友围炉吃手把肉视频,想起生于皖北的著名美食导演陈晓卿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这般描述内蒙古羊肉,“手抓羊肉,羊骨肥润,羊肉紧实,入口鲜嫩无比,喜欢吗?”

收到呼和浩特友人寄来的当地羊肉,按食谱指导,凉水浸泡洗净血汁,炉火中漂净浮沫,放大葱,忙了半晌端上桌的羊汤,怎就没想象中鲜味?这日表哥邀我吃饭,说有从内蒙古发来的羊骨,一起喝喝羊汤。汤水鲜香,不禁讨要秘方,表哥笑着说,异地水源有别,我这用的全是纯净水。想起出于皖北的典故,“婴闻之: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,叶徒相似,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?水土异也。”

我念着,计划去呼和浩特,与友人一起大口吃肉,大碗喝酒,人生小时间上也豪迈一场。 文/杨 钧

◎非常记忆

也是缘分

先听到了湿润的叫声,一抬头,一片蓝色的大海。雁过留声,这是自然界的法、道、德、情。

很多时候,不是你刻意为之,却有些东西扑面而来。比如天空中的大雁,水中的天鹅和海鸥;又比如时光中的古城,大河

上的落日,不经意间便与你邂逅了。万物有灵。相信我与一群天鹅的相遇,有着某种缘分。某天黄昏,缘着黄河已经走累了,暮色就要落下来,在夕阳沉下山脊的那一刻,一幕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:一群天鹅落在距我五六十米的河中。风吹浪涌,连夕光也涌动而来。夕阳沉下山脊的一瞬,一阵河风吹来,水波涌动,仿佛霞光也被吹了过来。一只天鹅翅膀一侧缺了一片羽毛,清晰地留在记忆中。按下快门的那一瞬,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拍下了什么。夕阳消失了,天鹅也飞了起来。另一个黄昏,从黄河拐弯处转回来,天鹅正在地里觅食。这是我的必经之路,若过去,必惊飞它们。此刻,一天中,数次被麻炮所轰驱,它们可能已一天没有进食了。我只好在一面山崖下停下来,看它们觅食。寒风迫人,气温零下十二度。河水就在脚下流过,暮色苍茫的大河,水流冲刷冰层的声音有些恐怖,不由自主向岸深处迈了两步。岸边积有浮冰,踩碎冰块的声音惊动了天鹅,天鹅发出了叫声,并且骚动起来,却很快安静下来。过了半小时,天已经黑了,河风强劲,通过长焦观察一下地形,看是否有绕过它们的路。天鹅觅食的玉米地紧贴着山崖,左边是山崖,山崖下是河,右边是天鹅,我只能从它们中间穿过。在镜头中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,一只翅膀上缺了一块羽毛的天鹅就在我的正前方。我试着又向前走了几步,脚下浮冰的碎裂声很响,天鹅却没有骚动,只是向岸里移动,我就这样贴着它们,从距它们二十余米的地方经过。这是第一次如此近的贴近它们,它们没有骚动,只是直起脖子看我走过,一米四五的身子挺拔而秀丽,洁白的羽毛在暮色中也极为醒目。那只翅膀上缺了一块羽毛的天鹅,一动不动立在风中,风吹动羽毛,晕了一抹暮光,直到我看不到它们的身影。某日午后,我的一个朋友陪我去黄河,远远望过去,天鹅正栖息在一处水流中。朋友想更近欣赏它们,便向它们走去,在距它们百余米处,天鹅便骚动起来,发出几声叫声后,飞了起来。还是一个黄昏,我又一次遇到了它们,我试着向它们靠近,愈来愈近,它们没有骚动,只是在水中游弋、觅食,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存在。站在距它们五十米左右处,它们从水流中跃上冰面,甚至给我摆了几个造型。山上有三个摄影人,大约是看我如此靠近它们,也从山上兴冲冲下来了。还有二百多米的距离,天鹅忽然发出了叫声,瞬间起飞,从我头顶掠过时,也就四五米高,一些冰凉的水沫落在我的脸颊上…… 文/王建中